

孟子注疏

冊二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下

公孫丑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如彼詩云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服心服優劣

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使天下皆歸往者侯之權也故必有大國而為之也湯桓以七

十里起而為商之湯王文王但二百里而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

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也王此湯文二里是也力服人者至德澤孔子也者孟子

言但待力而服人雖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

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

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之意故援之謂也○注大雅文王有聲之詩

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注大雅文王有聲之詩

○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

孟子注疏 卷三下 中華書局聚

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

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

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

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

其刑罰雖天下大明修其政教審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邠國

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鷦鷯小鳥猶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

也知道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般大

遊不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教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長我周家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尙可違避譬若高宗雖死是為不可活故

若此之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

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

仁則國破民殘故己蒙其恥辱今之國君既能疾惡其有恥辱於己而以居處

於不仁之道是若疾惡其在濕汚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
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職也所以既尊士者為其得道也賢者能為人所不能者其官
德也所貴德者為其有德也所以長於道藝是時刑明其政雖大國亦必畏之矣
職也所以謂仁則榮無事以及此若誰敢侮之刑明其政雖大國亦必畏之矣
治也所以謂仁則榮無事以及此若誰敢侮之刑明其政雖大國亦必畏之矣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至若誰敢侮之刑明其政雖大國亦必畏之矣
綿鴟鵂之篇文也言此鴟鵂小鳥尚知天未陰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纏
綿也詩人喻君能於此則民或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鵂所以徹桑土者繆繆戶明其政
我之譬也今此蓋民之未陰雨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鵂所以徹桑土者繆繆戶明其政
兩之譬也今此蓋民之未陰雨大國必畏之譬也鴟鵂所以徹桑土者繆繆戶明其政
持其能治鄰國莫得侵侮此孔子所以曰君為以此明政者能知其治道也
以家閑暇及是時樂怠教福無不自謂己求者孟子傷今之人
君於國家無暇及是時樂怠教福無不自謂己求者孟子傷今之人
也以其禍無不及於此求之矣如所謂夫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必自畏然後人畏之
自侮然後人侮之是禍福無不自謂己求之矣如所謂夫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必自畏然後人畏之
蓋詩大雅文王之篇也其禍福無不自謂己求之矣如所謂夫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必自畏然後人畏之
也嘗謂上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謂我長配天而殷王之名也言太
甲嘗謂上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謂我長配天而殷王之名也言太
活也凡此修德所以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謂我長配天而殷王之名也言太
國之篇○正義曰鴟鵂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繆繆猶
以遺王名之曰鴟鵂焉毛云鴟鵂鸚鵡也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繆繆猶

下纏綿也箋云鴟鴞自說作巢至苦矣如是喻諸臣之先臣亦不欲見其絕奪常也

乎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儲常也

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而成湯適長孫也○注殷王太甲三年不可活

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注殷王太甲三年不可活

迎太甲不遵湯之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注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

甲而號稱太宗高宗惟德者案史記武丁也武丁乃修政成湯明德天下咸驩武丁崩

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雉頭曼立二廟為高宗遂守心宋之分野也○注宋景

司星子韋曰可移於景公曰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

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

神不勝乃儻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也○注俊美才出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

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

什一之法征其地耳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古之

不當征其廛宅也耳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古之

也文治岐關畿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

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

皆悅而願為之氓矣田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

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

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

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其攻其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故

謂之天吏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

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藏於其市者悅樂願立其朝矣市廛而征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旅皆悅

則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關畿而不征則天下之農皆悅

願耕於其野矣皆言耕而願出於其道矣耕者助佐公田而治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為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

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儼布質布罰布塵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敵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

心之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

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無

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

不爲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凡有四端於我者知

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

以事父母擴廓此凡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

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事父母也

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不忍人之政至人之上也

不忍人之政至人之上也

易但傷民之政至人之上也

者且將入井至然也

匍匐欲墜於井但見孺子者皆無懼

非所以惡者孟子言此見孺子將入井無懼

也言荀無此四者所以謂之心也

不起於此也此辭讓是非之心也

為善不匡正之者為善者亦賊害其君使其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君為人皆有此四能

疏

言孟子曰至當內求諸己也孟子曰此章

端也。但不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為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言：「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是若火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襄陵之蕩也。能皆擴而充之，是若火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修其善者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也。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為人，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治其事而取其業，如恥之莫如為仁。仁則不為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者惑也。

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

孟子曰：「至反求諸己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

孟子曰：「至反求諸己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

函人哉？至故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過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使之然也。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

利不能傷人此作函之祝其心於亦如之惟恐不堅而有傷害於人
 不特此二者如也雖作巫人梓匠之亦如是也其治術者孟子言孔子有
 作棺欲其速也甲是也於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里又安得謂之智也
 矢箭也函鎧也甲是也於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里又安得謂之智也
 曰所以居仁故也為美也擇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足所居以故也為美也擇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之禦而受之仁於人而彼得言夫仁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爵者蓋受之仁於人而彼得言夫仁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而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言夫仁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其萬物莫能使之危安蓋營於外而彼得言夫仁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者但有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乃不為尊爵而得之自道者莫如使之為
 仁者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乃不為尊爵而得之自道者莫如使之為
 為仁者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乃不為尊爵而得之自道者莫如使之為
 弓矢之禮義無術而取為弓矢也既為人役而恥辱為仁者言人之
 謂也仁者身如射而後求諸己矣蓋君子之於仁也存心其中則射亦必
 待先正其身然後責求於己矣蓋君子之於仁也存心其中則射亦必
 射勝於己者但反責求於己矣蓋君子之於仁也存心其中則射亦必
 之正己而後發也責求於己矣蓋君子之於仁也存心其中則射亦必
 人猶如射而不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蓋君子之於仁也存心其中則射亦必
 仁者如射而不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蓋君子之於仁也存心其中則射亦必
 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
 從人樂取於人為善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巍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

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為善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疏孟子曰至與人為善○正

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

之為人人有告之以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為善者孟子又

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巍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己之善亦猶人

言大舜之為帝有大巍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己之善亦猶人

而從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如此者亦以能舍己之所見

之善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為善之言也自耕稼至與人為善者此孟子自引舜之

事迹而自解舜取人以為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之時以至為帝無非取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為善是亦與人為善

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為善是亦與人為善者此孟子所以

器皆不苦廬是亦與人為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者此孟子所以

復言凡為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也○注大舜虞帝至同者也正義曰虞

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子注云功成

化隆高大巍也○注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

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

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己也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層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

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

孟

子

注

疏

卷三下

六 中華書局聚

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
之後乃歸於西伯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
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適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
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己
之貌不憚

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
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
孟子曰伯夷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言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舍容
畜之無欲彈正之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疏孟子曰伯夷至此

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疏孟子曰伯夷至此

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己
者孟子言伯夷非己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己同志之友則不與為交友

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事非其君也與惡人言是塗泥炭墨之中矣以謂立於惡
人之朝與惡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謂立於惡

於己也推己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冠命有至者亦望然歎恥而遠去
之若相將有汚於己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有至者亦望然歎恥而遠去

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屑去己者見也故以不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污君濫污君不
卑小官至是亦不潔而不屑去己者見也故以不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污君濫污君不

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雖遺
佚於野而不怨恨雖厄之使窮困而哀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裸程襲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瀆於我哉正心焉牽援而止之於而止
如此故由由然浩浩與人偕儷而行但澆瀆於我哉正心焉牽援而止之於而止

如裸程襲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瀆於我哉正心焉牽援而止之於而止

之以下不恭而止之而止是亦不潔而去己故所以不去為伯夷之失曰伯夷清而
 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與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失曰伯夷清而
 不不能含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太由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然狹隘與不
 恭敬是非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與也○注為伯夷孤竹君之長子
 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云伯夷父卒墨名允字公信謚為夷
 太史公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欲立其子於馬而諫曰父死葬於西昌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葬於西昌
 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葬於西昌
 及千戈可謂孝乎周伯夷叔齊恥之乎右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
 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乎右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
 及餓死者矣孤竹○柳下惠魯國也號為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
 劭曰故伯夷國是也○柳下惠魯國也號為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
 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為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
 子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道故孔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然
 云士師典獄之官鄭玄亦云然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三下

孟子注疏卷三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足也監本足誤是

而往服就於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就作從

非心服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

懷韓本足利之本作來之

譬猶惡濕而居卑下音義本廖本考文古本卑作埤閩監毛三本猶作由孔本韓本猶作若卑作埤

邠國鴟鴞之篇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國改風非

猶尚知及天未陰雨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猶字

人君能治國家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下有其字

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若此之謂五字○按無者是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

言國必修政必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今改正

詩邠國之篇 閩本同監毛本改為詩邠風鷓鴣之篇非

放之於桐宮桐宮 閩本同監毛本刪桐宮二字

君有君人之言云 閩監毛三本云改三是也今改正

萬人者稱傑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勝字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音義出願藏云或作臧音藏

周禮載師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載誤戴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誤下同

七曰關市之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征作賦是也

復古之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去

不橫稅賦 各本同考文古本賦作則非也

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吐○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吐如說文引周禮以興勸利萌

是也

皆樂為之氓矣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氓作民

氓者謂其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

自生民以來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自下有有字按石經此文漫漶然細審之此句是六字當亦有有字也

自生民以來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自字

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下有所字欲下有者字

天使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是也

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

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中有云此

閩本同監本剗改云此作此文毛本與監本同

七曰關市之賦一曰邦中之賦

閩本同監本於關市之賦下剗增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九字毛本同監本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音義出內交云本亦作納

未有知之小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下有也字

暫見小孺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小下重小字

情發於中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無情字韓本足利本情作以

非為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其字

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爲之者
者是而然五字足利本同古本也上多一矣字按無五字

無辭讓之心石經下文讓諱作遜此處模糊亦似遜字

演用此云演用下文注云引用引卽演聲之誤也說文曰演者長流也

可引用之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謂君不能爲善各本同考文古本君作其非

知皆擴而充之矣音義出擴云亦作擴

擴廓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作也是也蓋形近之譌

凡有四端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無四字

若火泉之始微小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火泉作水

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以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所以非謂之非人也上非字閩監毛三本作皆是今改正

矢人惟恐不傷人恐閩本誤豈

函甲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甲作鎧下作甲同音義出鎧字

作甲之人也考文古本甲作鎧

故治術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治作凡非

又安得為之智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何得為智乎

矢人而恥為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下云下文由弓人由

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

未至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

之忌足利本勿為矢人也足利本作勿

禹拜善言閩監毛三本同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作讜是也○

虞舜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

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眾者無廢功也

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閩本從下有耕字無者字監毛本同閩本

望望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望望去之考文古本作望望伐之後作望望代之古本並非

後乃歸於西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遺佚而不怨

音義出遺佚云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

阨窮而不憫

音義出阨窮云本亦作厄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音義程亦作程○按儀禮注作程

憫懣云善己而已

閩監毛三本云作也廖本孔本韓本懣下有也字考文稱古本善己而已善上有云字則與此本合足利本作其非

音義出懣也云本亦作滿

惡人何能污於我邪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邪作也

援而止之

音義云或作正之

由由浩浩之貌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浩浩作浩然

謂三黜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黜作絀是音義出絀字

不愆去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伯夷隘

音義或作阨或作阨

無欲彈正之心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彈誤憚按音義出彈正字

孟子乃評之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耳字考文古本評作平無耳字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

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

閩本同監毛本伯夷下增非其君三字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

此上脫注字閩監本同毛本增是也

孟子注疏卷三下校勘記

三十一

海不東橋八誅大夫

故土地時等處本原非本家書也

海不東橋八誅大夫

本原非本家書也

海不東橋八誅大夫

海不東橋八誅大夫

海不東橋八誅大夫

本原非本家書也

海不東橋八誅大夫

本原非本家書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上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篇為此卷也此卷凡十四章一章言民和為貴二章

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

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

退五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六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七章言孝必盡心

匪禮之踰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

以詔其上十章言君子立身行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十一其過小人順非

安賢智能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成十四章言祿以食

者十三章言聖賢與作與天消息天非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

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

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

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城非不高也

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不為守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

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

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城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

革之威仗其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

道德而已矣。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

戰耳如其當。疏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義曰此章言民和為貴也孟子

戰戰則勝矣。疏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義曰此章言民和為貴也孟子

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必有用兵者莫不布策挾龜迎三日月望雲占風觀星

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

郭以爲之禦雖環轉而攻之莫能勝焉是時不利也。地深亦有得其

不可踰築城之高使之不可攻又以甲兵之堅利粟之積是地利亦有得

矣然而上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死以守至委却而去之是地利又不如

人和也。孟子於前言天時地利郭環而攻之利不勝如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也。故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利不勝如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也。地利也。至是地而利不勝如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封疆之爲界欲固其國又不在以山谿之爲險威震天下所居之民不在以

爲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在於多助之失道之君則爲寡助之而已。孟子

此者蓋謂但在此得其道不在於多助之失道之君則爲寡助之而已。孟子

極從之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必不勝而敗績有君子在者則天下皆

順則必勝。○注天時謂時日支五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千支者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五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千支者子

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五行金木水火土在

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五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千支者子

旺在申酉戌亥是爲支五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千支者子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虛實而向背之虛實爲實如周武

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注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正義曰案左傳魯閔公二年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文也○注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

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

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對曰不幸而有疾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

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孟子

言我昨日病今日愈王使人問疾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子仲子對曰昔者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子仲子之

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

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以告孟子君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

命宜敬當必造朝也夫景丑之家而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

具以語景丑氏耳景丑責孟子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不敬何義也

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

敬莫大乎是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無

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

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

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

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

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

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臣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

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

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為之

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

之卑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

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它但好臣其湯之於伊尹

所教勅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

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非

齊王之召己也是以不疏孟子將朝王至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正義曰此章

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也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至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

見王未及行而齊王使人來見之乃先使人來見也寡人如就見者也至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

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以使人來見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知可使寡人

因此而得見孟子否乎此皆齊王使人來見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知可使寡人

王之使人既已見孟子而導王之言孟子不喜王欲使來朝故云有疾以拒之也明

其疾不能趨造而朝見王以導之言孟子不喜王欲使來朝故云有疾以拒之也明

日出為疾不能造朝之明日乃出問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人言孟子自辭

也言

醜類

也言

○正義曰此章

孟子自謂非

湯之於伊尹

好臣其所受教

無它但好臣其

不能相絕者

大賢可從而

受教者也

孟子自謂非

朝我不知于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為未至乎使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
 而造於朝者孟仲子恐孟子歸以景丑氏宿焉者孟仲子使數人告孟仲子使數人欲
 無歸而趨於仲子之朝遂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欲
 路乃見迫於仲子之宿而巳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氏之大倫也朝而乃
 朝王故往景丑氏之宿而巳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氏之大倫也朝而乃
 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而巳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氏之大倫也朝而乃
 止其家宿焉於是曰在閨門之內則存乎慈孝之恩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
 義此人之大倫而不可汨也父子則存乎慈孝之恩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
 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而未嘗見惜言是何言而責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至莫大乎是者孟子答景丑而言乃嘆惜言是何言而責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不尊仁義之道為不嘉美也其齊人非堯舜之道不王
 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此者孟子言我也所謂堯舜之道即仁義之道不
 之非此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者景丑言否我今不謂也陳堯舜
 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之富至是或與道也者孟子相言然景丑言否我今不謂也
 豈謂是歟曾子曰晉楚之富至是或與道也者孟子相言然景丑言否我今不謂也
 君臣呼召之間乎其爵而存吾之義何人不可及也然彼既以晉楚之富我
 但存吾之義然於會子言是止於富與爵也蓋謂晉楚富者以則曾子所以
 富豈為不義於會子言是止於富與爵也蓋謂晉楚富者以則曾子所以
 所施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者以則曾子所以
 之義固足以有制矣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者以則曾子所以
 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為富貴也孟子所以執此而語子者意欲
 比齊王之有富貴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為富貴也孟子所以執此而語子者意欲

而慢其不足於齊王哉此所以不欲朝王之意也天下有達尊一齒一德一是有其一
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為之尊自朝廷貴貴在爵故以爵為朝廷之尊自齒長養
其齒故以齒為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齒輔而佐之則天下待之而
後治以爵而安可止而云然也故將大德為君至此而況子所以言齊王不能尊
但有德之士故於景子而云慢去其齒德二者哉孟子所以言齊王不能尊
子又不敢召也其尊德樂道不必有謀則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
以其不召也其尊德樂道不必有謀則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
湯王之於伊尹乃就而齊桓公之後方敢得而為臣故湯自七十里有大興為也故
但桓公亦不勞而為諸侯之霸者無他事焉但湯桓公其地亦有類於湯桓公其德又與
湯桓公亦不勞而為諸侯之霸者無他事焉但湯桓公其地亦有類於湯桓公其德又與
臣其所受教也夫以湯王之於伊尹不為管仲乎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
者之佐且猶尚不可見之而況伊尹不為管仲乎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
己是以不往而見也卒之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正義曰東郭者齊國之東
地號為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氏者未
詳其人注云齊大夫家也○正義曰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氏者未
非大夫之等孟子亦何由而吊之○注孟子仲子所以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
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陳臻問曰前日於齊
第而學於孟子者也○注景丑氏齊大夫亦未詳其人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

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

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之禮也時

人謂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之戒心也時有惡

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

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而餽之是以貨取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

君子而可以禮當其可也疏陳臻問曰至可以貨取乎○正義曰此章言取與不

顧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餽賜兼金百鎰而於此受於宋陳國但

則以七十鎰而受之於薛國餽以五十鎰而受之如為前日在齊不受百鎰是

貨取乎者孟子答弟子於此三者之間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至而可以

也言我在宋之時所以其將有遠行者必以餽送餽之者乃為之辭曰餽

我以戒不虞之心以備其時欲害此我何為不餽之也聞孟子於齊之時欲

其以無事於我未有兵備之用也如此我何為不餽之也聞孟子於齊之時欲

齊者如宋以遠行亦無戒備餽之者亦無以辭處之兵為餽於我皆若無有辭處而受之於

故也○注云陳臻孟子弟子至二十四兩○正義曰云弟子者蓋時有所問於孟子者即知為弟子也如非弟子又安得有問於孟子云二十四兩為鑑案國語有云二十四兩為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平陸齊之邑也大夫居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曰不待三夫

曰一失之則行罰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尸於溝壑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距

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政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

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

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喻距心不得

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距心自知以不他日見於王曰王

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疏孟子之平陸至寡人之

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也疏罪也正義曰此章言人

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

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戰士一日三次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三次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老羸弱者皆轉於溝壑壯健者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飢歲子之邑民

子首一人為持戰之士失伍比之欲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

故其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不稱職也孟子言是此齊王行

歸諷之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

政故不肯發倉廩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

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

而視其死與者孟子又以此比芻矣求牧與芻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

者則必於牛之求其死而不為求牧與芻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

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之死而求牧與芻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

於王曰王之治都臣者臣知五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日距心自見

於王曰王之治都臣者臣知五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日距心自見

距心故為王言誦之孔距心之姓也王亦自知治都之臣有其罪者以其本皆

自於己故云此則寡人之罪也○注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正

義曰周禮云都鄙鄭注云都之居曰鄙都鄙大夫之采邑王第子所食

邑周召毛駟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云彼君子兮不素餐
今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
毛氏云孰食曰餐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箋云如魚餐之餐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
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
臣而去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齊人論孟

子為蜚蠹。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公都子以告。公都子語孟子。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

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

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綽綽然有餘裕哉。○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也。孟子謂蜚蠹曰。子之辭去其靈丘之邑而請士

師似也。至未可以言歟。者孟子藉道者優也。孟子謂蜚蠹曰。子之辭去其靈丘之邑而請士

為王治獄之官。似近王得諫也。其刑罰不中者。今既以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

以言歟。否。故以此責而感之也。蜚蠹諫於王。而不用。所以為蜚蠹則善矣。所以

為則王而不知也。者齊國之人見孟子謂蜚蠹乃言曰。孟子所以為蜚蠹則善矣。所以

知也。以言而去之。則善矣。美矣。其所以不自為己之諫。公都子納用而不去。則我

子弟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此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

守者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之言。以為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之言。以為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

其職而守之。則去之。而致仕。有言責諫諍之任。不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

而致仕。今我無官職之所致。有言責諫諍之任。不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正義曰。蜚蠹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丘者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曰。憲用諸都鄙。鄭注云。先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曰。糾用諸國。中禮曰。無干車無自。旅二曰。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曰。糾用諸國。中禮曰。無干車無自。鄭注云。先誥用之。會同三曰。禁用諸田。曰。糾用諸國。中禮曰。無干車無自。

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注。臧武仲。段干木。○正義。曰。案魯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

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杜預云。御。叔魯御邑大夫。又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云。段干木。偃。寢而軾。閭。案。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受子賈

經。警。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是矣。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邑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

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詔人有寵於齊。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

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復何言哉。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

合者。故不相與言。所復何言哉。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蓋言。道不合

以有是而。言之也。已。疏。者不相與言也。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至未嘗與言

行。事也。者言孟子嘗為卿相於齊。時自為國出弔於滕。國之君齊王使齊之下

邑大夫名曰王驩者為之輔行言其為副使也。王驩旦夕見孟子及反歸

自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問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

相之位不為卑小矣。自齊至滕。其相去之路又何也。近矣。然而自滕反歸。齊其

於道。路之中未嘗與王驩言治之事。是如之何也。以其公孫丑有怪孟子不

與王驩言故問之。以此耳。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者孟子為善不諮訪人。故

王驩既以嘗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之。其言哉。者孟子為善不諮訪人。故

孟子所以未嘗與右師言也。○注。王驩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

有云。孟子不與右師言也。○注。王驩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

孟子所以未嘗與右師言也。○注。王驩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

孟子所以未嘗與右師言也。○注。王驩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

孟子所以未嘗與右師言也。○注。王驩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

孟子所以未嘗與右師言也。○注。王驩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

敖又云至於公行之喪以其
禮解之者蓋亦經之文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上

卷之五 雜錄 四十一

...

孟子注疏卷四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旺相孤虛之屬也閩監毛三本同音義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旺作王

而破之走者各本同岳本破作被

余焉能戰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若是之類也

使懷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使下有民字

仗其道德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仗道德也

寡助之至音義至或作主

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足利本作也天下非

注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按此章指文也浦鏜云今脫未知屬何節下非也

孟子雖仕齊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仕下有於字

使人往謂孟子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往誤來

有惡寒之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疾作病

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而拒之也四字

今日弔

閩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

從學於孟子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從字

當必造朝也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本當必誤倒監毛本承閩本之誤

而心不欲至朝

各本同考文古本心作必

具以語景丑氏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景丑作景子無氏耳二字孔本韓本作且以語景子足利本作且以語景子耳

君臣主敬

石經諱敬作欽下並作欽

景丑責孟子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丑作子

今人皆謂王無知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皆作言誤

豈有如我敬王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邪足利本作耶

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

各本同考文古本無無諾二字

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招呼誤倒

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嘗誤常

我臣輕於王乎

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臣作豈按豈是也

桓公之於管仲

桓石經諱似作威

烈之卑也

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功字足利本也作

可從而受教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也字

故非齊王之召己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也字作

己無而朝見於齊王六字足利本與古本同無上也字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

言晉楚二君之富

閩監毛三本君作國

而晉楚富貴不足為富貴也

閩監毛三本為上有以字

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此十八字作鎰二十四兩四

字孔本韓本作鎰二十兩也足利本作鎰二十四兩○按作二十兩乃與為巨室章合

可驚以作兵備

音義出可驚云本或作育

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可之二字

是其禮當其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是則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為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為是閩本同監毛本兩七

十鎰下並有受薛五十鎰五字

平陸齊之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下

以昭果毅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以作戎與左傳合考文古本以上有戒字非

凶年饑歲閩監毛三本韓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饑作飢

為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所與二字

故受其罪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

祿也

他日距心自見於王補案距心自三字疑衍

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兮閩本同監毛本刪至不素餐兮五字按不素餐兮章指文也偽疏連解之

故出此文

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

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熟食曰餐箋云如魚餐之餐閩本同監毛本刪去

無使罪麗於民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作毋音義出毋使按作無非也

孟子為蚺鼃謀廖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謀誤諫

不用而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不用二字

不用而不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不用二字而作又考文古本與廖本同又作亦

諫諍之叫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諍作爭

皆當致仕而去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仕作位

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豈不綽然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考文古本誤問

○註臧武仲段干木○正義曰按魯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

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
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杜預云御叔魯御邑大夫又武仲多知時人謂
之聖云段干木偃寢而軾閭按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受子貢經藝客段
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是矣 此偽疏釋章指文也閩本同監毛本刪去

出弔於滕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有寵於齊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齊作王

蓋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言之也已 閩本同監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二十

字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驪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言遜行 孔本韓本

考文古本作 危行言遜 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為解也

孟子注疏卷四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下

公孫丑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

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任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

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

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襲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

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

人盡心也過是以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

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校乎校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疏孟子自

魯至不以天下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葬於

下贏邑而止焉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

竊有請也木若孟以美然者充虞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匠厚作其棺以

於孟時喪事嚴急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孟子為棺槨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其是美然此充虞請寸問此也其問孟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棺若以美然此充虞請寸問此也其問孟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棺至吾聞之君子寸之不以天中其親者此皆孟子充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

皆然非謂直為人觀美也然後為之無人心也以其度亦不可厚用之則不

可如獨不以此厚用棺又有財物以供其度無人心也以其度亦不可厚用之則不

為而獨不以此厚用棺又有財物以供其度無人心也以其度亦不可厚用之則不

聞之心獨無快乎校天下所以得用者而儉其親也○注贏齊南邑○正義曰案

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注云贏齊邑今泰山贏縣是也○注贏齊南邑○正義曰案

飾○正義曰案禮記檀弓注云贏齊邑今泰山贏縣是也○注贏齊南邑○正義曰案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也故曰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

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

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此子謂沈同也孟子設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或問曰勸齊伐燕

有諸有人問孟子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

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

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

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

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齊國伐燕乎沈同以

曰至何為勸之哉○正義曰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王與人之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者子噲問曰燕可伐歟孟子曰燕之名也言沈同

非王命以其私情自問孟子曰燕王可伐之歟孟子曰燕之名也言沈同

於子噲故其專擅如此可與伐之也於子噲之歟孟子曰燕之名也言沈同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噲則可乎何異於是者此皆孟

子設此譬喻王之罪也而可伐者也吾子謂沈同也言今有為之仕於此者此皆孟

子喜悅之為人乃不告於王而私自與之吾子謂沈同也言今有為之仕於此者此皆孟

所命而私自受祿爵於子則可矣否乎今燕王所以為可伐之罪何有異於

孟子注疏卷四下

一一中華書局聚

此齊人伐燕者以其沈同問於孟子之言為燕可伐於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

問勸齊王伐燕者以其沈同問於孟子之言為燕可伐於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

否曰未嘗勸王也以其沈同問我謂燕可伐之也彼然我應之曰可彼以為是而伐之

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將應之曰為吏則可以使之者孟子曰此言而比喻齊之

言彼如問曰誰可以伐之將應之曰為吏則可以使之者孟子曰此言而比喻齊之

有殺也言者或問之曰誰可以伐之將應之曰為吏則可以使之者孟子曰此言而比喻齊之

伐燕也言者或問之曰誰可以伐之將應之曰為吏則可以使之者孟子曰此言而比喻齊之

復問誰可以殺之我則將應之曰為士師主獄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

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將應之曰為士師主獄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

雖有罪亦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注子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

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

其相使之為燕王問曰齊王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曰何也對曰不以其臣於

為齊使之為燕王問曰齊王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曰何也對曰不以其臣於

燕

齊

燕

齊

燕

齊

燕

齊

燕

齊

燕

齊

燕

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

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

之。賈欲以此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曰：使管

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曰：然。孟子曰：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

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

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

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

從爲之辭。古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

或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疏：燕人畔至又從爲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疏：燕人畔至又從爲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

未嘗勸王伐燕。今果不能得燕。乃曰：我甚慙恥而見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

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曰：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

曰：惡是何言也。且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

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何言也。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孟子注疏 卷四下 二一中華書局聚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者言陳賈謂周公使管叔為三監

於殷管叔乃背畔於殷周公知管叔有背畔之心而復使為監是周公不仁也

周聖人何人也孟賈遂見周公以古之問於聖人曰周公何人也孟賈遂見周公以古之問於聖人曰周公何人也

殷之謂也諸孟賈問之曰周公何人也孟賈遂見周公以古之問於聖人曰周公何人也

之否乎曰然孟賈問之曰周公何人也孟賈遂見周公以古之問於聖人曰周公何人也

謂周公知管叔將欲背畔故使為監與曰不知也孟子為古之問於聖人曰周公何人也

管叔將背畔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賈問之曰不知也孟子為古之問於聖人曰周公何人也

有過失乎曰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亦宜乎孟子為古之問於聖人曰周公何人也

叔不賢亦不能知其將有過與賈問之曰不知也孟子為古之問於聖人曰周公何人也

是然耳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不改之君子過則改之君子過則不改之

也如周公雖有此過然則能改之今之君子過則不改之君子過則改之君子過則不改之

民皆得而知之非真君子也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不改之君子過則改之君子過則不改之

又且從其有過復作其辭以文飾其過而望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欲譏陳賈不改

能匡正齊王之過又從其辭以文飾其過而望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欲譏陳賈不改

王將黜殷作大誥庶國正義曰案尚書大誥前段案史記世家言及淮夷叛周公相成

云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大誥孟子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下王就見孟子

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孟子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下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子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得侍同朝甚喜同朝得相見故

喜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

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

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

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

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

所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

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

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古之

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

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
 塚斷而高者也左右也遂征商人孟子言以前周禮有闕市之征也而歸至自
 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正身行道之不見命也前日願見而不
 子賤丈夫始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室也王就見孟子而歸於室乃就
 之得至不見孟子曰前日未仕齊聞孟子之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侍
 我而為之卿遂得同朝寡人得相見喜之今又棄去寡人而歸處於室後
 可願也孟子謂時子曰使王繼今日之後當自來就見故云不請見固我心
 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至盍為我言之時固齊王之臣願
 言自見孟子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曰盍為我言之時固齊王之臣願
 室教養一國之子弟故予萬鍾之祿使諸大夫與一國之人皆有所
 法時也何子為是因陳臻而說以齊王之使陳臻告孟子也陳臻以時
 第告孟子曰然如是為欲富乎是陳子乃以時所告齊王之言而告孟子
 乃蒼之曰然如是為欲富乎是陳子乃以時所告齊王之言而告孟子
 言距時也而受其萬是為欲富乎是陳子乃以時所告齊王之言而告孟子
 之意亦以欲遂就己言而欲孟亦已矣故但言異哉第子之私聞也
 孟子又言齊王使己為政卿道亦已矣故但言異哉第子之私聞也
 欲以子第之教而使己為政卿道亦已矣故但言異哉第子之私聞也
 者是以猶易於所無者至自私此登龍大夫始矣者孟子之言古之為市者以
 以其所有易於所無者至自私此登龍大夫始矣者孟子之言古之為市者以

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有賤丈夫則必求丘龍堞

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以為賤丈夫焉

故後世亦從而征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

有司關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說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

為王留行者也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鄰至晝地而宿坐而言不應隱

凡而臥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

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曰坐我明語

子孟子止客曰且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

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

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

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

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老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

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疏孟子去齊至絕子乎○正義曰此章言惟賢

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疏能安賢智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乘也

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為王留行者也坐而不言不應隱几而臥言為王留行者危

坐而說留孟子之行言孟子乃隱倚其几但臥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

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為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

孟子注疏 卷四下 五 中華書局聚

言客見孟子不應荅其言但隱几而臥焉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而後
 方敢言留夫子之明語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於子思之側以導達其
 長者絕曰乎是皆明告之言也往且魯國繆公無賢則泄柳申詳不
 意則不能安其身以子思泄柳申詳無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賢則
 能安其身以子思泄柳申詳無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賢則
 則不能安其身以子思泄柳申詳無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賢則
 則不能安其身以子思泄柳申詳無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賢則
 之前遠至出畫然後方為留行此所以隱几而臥不齊之留行之士不知
 以此但以為孟子不遂不悅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留行之士不以安子思而
 謀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為言以其自絕於孟子矣故孟子所以言子思為長者
 而不及於子思是子絕其長者乎是長者絕於孟子矣以其不以安子思而
 子於未去之前是為子慮者不及子思特欲為泄柳申詳之所為耳故孟子
 所以有是言之以曉齊西南近邑○正義曰蓋以鄰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
 稱為長者也○注畫齊西南近邑○正義曰蓋以鄰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
 上孟子去齊歸鄉至畫而宿是知畫之地為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

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

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高子
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畫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
 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
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

出畫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我自謂行速疾矣冀

矣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浩予雖然豈舍王哉

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予豈若是小丈夫

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

猶急小丈夫悲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孟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也尹士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曰至士則為湯武之王則

也孟子見孟子去齊而宿於齊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以為湯武之王則

孟子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且自鄒至齊而為仕則是

三宿而後方出畫而行是何其滯淹久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

子亦齊人為孟子弟子也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子以告高

王是我欲行道也後宿哉孟子曰齊王不得行其道故去豈我心之志哉我千里而見

而得之矣我三宿而後出畫邑而行於我心街以為急速也齊王如能改之使

後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志然而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足

用為之善政王如用我則豈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

孟子注疏卷四下

六中華書局聚

幾能改而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猶猶急小丈夫悲怒其君而去為
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然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力而後方止宿
哉服孟子如此所以於孟子曰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意有如此矣
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意有如此矣

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

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

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以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

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

孟子曰夫若去齊充虞路問曰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因非

怨恨於天不見過於人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至吾何為不豫哉孟子曰必

王者興為於其間亦必過於世大賢者今自周興大王文王以時亦已矣

未欲平治天下與不豫之故曰吾何為不豫哉蓋孟子所以

以言此者以其自謂能當名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

去故不復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後有師旅之命去不得請去

故使我久而不受祿疏孟子去齊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

耳久非我本志也疏孟子去齊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

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邑下之地也公孫丑問曰仕而

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丑問孟子曰夫為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

其怪之曰我於齊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也者孟

子荅之曰我於齊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也者孟

王知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之心又其不欲遽變為苟去故於祿有所不受

也無他以其道不行不敢無功而受祿也已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

貌之故由足為善遂不敢請去是已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下

三

士商紳又地不... 五年... 公... 王... 志...

孟子注疏卷四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孟子仕於齊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仕作事案事仕宋刻書往往通用

而歸葬於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而也二字考文古本引歸葬於魯也無而字

棺槨七寸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槨作厚是也此形近之譌

然後盡於人心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盡上有能字

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然如是也

且無令土親膚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膚上有肌字

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十八字案此章指

文也

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高以白布閩本同監毛本高下有衣字案監本此處有剜改痕是監本據禮記注增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音義沈或作沉誤

我何為勸齊國伐燕國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我何為當勸齊伐燕乎

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考文古道之正也

以其燕之雖有其罪闕本同監毛本無之字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

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此注分二段陳賈至患焉在經文孰仁且

智下王歎至及也在經文是何言也下

周公使管叔監殷石經殷諱作商下同

亦必不知其將畔闕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必不作不

周公之此過謬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於

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詔其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石經每章提行此獨不提行誤

故喜之也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乎字

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闕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廖本王作曰

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作

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教養作養教

遠近均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均作鈞

夫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所以有是云五字

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惑之二字之矣作也

古之為市也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

左右占視望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視字足利本作左右皆望

人皆賤其貪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無者字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者也二字

有關市之征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征作賦考文古本征作稅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

斷之人為惡戒也

宿於晝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晝注同案此當是采用舊說不必有本子也○按廣韻四十九宿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

子晝字不當改為晝字孔繼涵所引高郵老儒黃彥利之說但可存以參考

至晝地而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地字

追送見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考文古本追作進

留孟子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行上有之字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音義出齊宿云字亦作齋

其身乃安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也

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淹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

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孰稽也考文古本作孰稽也考文一本作淹

怪其孰久韓本考文古本同廖本孔本孰作猶閩監毛三本作淹

則不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則字

夫尹士惡知子哉此及下兩予字毛本誤字

悻悻然見於其面音義出悻悻云字或作慳慳然

我豈若猶猶急小丈夫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重

論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論語曰○按趙注多稱論

故曰士誠小人也是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無者

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

夫子若不豫色然補諸本若下有有字

顏色故不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字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時字其作有足利本無之字

五百年王者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年下有有字

正於一世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文

章指言聖賢與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足利本無者字

不憂不懼也

亦必名世大賢者閩本必下剗增有字監毛本同

不受其祿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吾始見齊王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見上有得字

見非太甚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太作泰

故不復受其祿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孟子注疏卷四下校勘記

五百年玉管

然其前望遠文出其其也

讀音

失平

章

變曰士

變曰士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孫奭疏

趙氏注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晏公於當時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公孫丑有道是以此篇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為論語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為篇趙注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問以古道如論語

已一章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

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

舜上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人緣情制禮以直正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

來朝爭長滕侯曰注滕文公至題篇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

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諡法曰慈惠愛民曰忠信接禮曰

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遂以為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

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私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

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詰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

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果者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何為畏彼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哉周公儀賢者也師文王信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滕雖

境男之國也尙補可得大五里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逸篇也

憤亂乃得瘳喻行仁滕文公為世子行義者也滕文公為世子行義者也

當精熟德惠乃洽也行仁管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為世子行義者也

宋子之見孟子乃洽也行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曰舜子與諸侯適子之稱也

世子之見孟子乃洽也行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曰舜子與諸侯適子之稱也

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堯舜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治國所行

之者皆為後世法有言則必堯舜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治國所行

文公之後往世為文公也世自楚反復見孟子宋國也孟子曰世自楚反復見孟子

乎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曰吾已復見再有所問乃曰世疑我言成覲謂

公曰彼之尊貴者即丈夫也夫也吾何畏彼哉者一耳我何引為往日成覲嘗謂齊景

耳但之有能為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何人也何人也何人也何人也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欺我哉言周公欺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其廣亦將有五
也周公豈欺誣我哉言周公欺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其廣亦將有五
猶可以為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亦將有五
十里也尚可以為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故曰猶可以為善國書
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尚書說命之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
之攻人服之不以瞑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孟子恐云今
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里猶可為善國有致世子之勸勉焉○注文公為世子
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注文公為世子
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
公相直其子元○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為定公元公為文
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為諡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凡稱公
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之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
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注云成觀勇果者也
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觀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
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所載學者
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義曰商書說命篇滕
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滕

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然友之鄒問於

孟子孟子歸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善也問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

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飭粥之

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事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齋疏齋衰也飭麩粥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

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

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

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

有所受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

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父兄百官見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

何以服其心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

於冢宰歡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

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歡粥不食顏上

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

世子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

在身欲行之也其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

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弔者大悅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疏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

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死也世子謂

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父喪之會與我言

問於孟子然後行事者然友存終不為忘也世謂然友言往於父喪之會與我言

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不為忘也世謂然友言往於父喪之會與我言

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者然友存終不為忘也世謂然友言往於父喪之會與我言

歸鄰也然友往鄰國問孟子喪事然友之問也孟子曰亦善乎親喪固所

自盡也禮祭之禮當以禮哭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禮也父母死之

謂父母在生之時當以禮哭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禮也父母死之

時當以禮安葬之時當以禮哭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禮也父母死之

之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簋蓋而哀感之是也此則謂之能祭

者矣如問其諸侯所以行之禮則我未之學也雖然為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嘗聞

知之矣言嘗聞三年而達於庶人三代夏商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鄰

自上至於天子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為三年之喪問孟子曰

得孟子之言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為三年之喪問孟子曰

歸後乃定為三年之喪行此三年喪禮我與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喪遂曰

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與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喪遂曰

身而反違之以為三年之喪不可言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

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

孟子注疏 卷五上 三一 中華書局聚

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先君志己身獨改更為三年喪耳
 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魯先君志己身獨改更為三年喪耳
 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為乃復謂然
 問孟子者問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為乃復謂然
 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行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為三年之喪
 兄百官見之皆謂我志不足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焉孟子曰復之禮子復
 為我之鄉問孟子為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焉孟子曰復之禮子復
 孟子者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鄉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復之禮子復
 他求也孔子曰君聽於豕宰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
 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聽於豕宰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
 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聽行之嗣
 君者但斂糜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為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
 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草加之謂以上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是世子之德如
 風也小人德如草也草加之謂以上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是世子之德如
 率之爾凡此皆孟子問之為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於世子曰
 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命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於世子曰
 月居於喪廬人皆入為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以謂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
 言也百官族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而於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於聲於是至葬
 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而於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於聲於是至葬
 日四方諸侯來弔慰而觀之顏色而於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於聲於是至葬
 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注定公文孫問也○正義曰孔子對曰生事
 矣○注會子傳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也○正義曰孔子對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會子傳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也○
 言矣○注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
 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寡人之周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度之後
 使羽父請於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寡人之周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度之後

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則為

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為

魯之後與魯同姓也○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曰鄭司農

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

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

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

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父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

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

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

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

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

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

藉者借也猶人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樂歲粒米狼戾

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

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

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

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

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

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

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兩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

也也猶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兩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者老教者教以禮義

也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

事也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道而與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

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

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

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

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

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

使自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項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

廬二十而稅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卿以下必

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緇士無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

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

民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一人儉則不奪人非特取一而
 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人其取民之賦又魯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
 已陽虎曰為富則常聚民之財賄為己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其常務施濟
 云凡不能富矣孟子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
 衆人故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其中矣夏后氏
 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於公家則七畝而已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
 氏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於公家則七畝而已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
 人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於公家則七畝而已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
 民耕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徹也總而論之其實皆什
 之賦也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
 故夏稱后君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
 於助莫不善於貢者校數之中以為常者龍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
 子有云治土地之賦莫善於助者莫不為常於貢也以其助則借民力而耕之
 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以其檢校數歲之中以為有常之例也其歲
 之所熟則貢之數亦然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故曰
 莫善於助莫不為常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虛則寡取之凶年糞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言也言豐樂取之凶年糞
 狼藉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為虛則寡取之凶年糞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此亦
 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數之中以為常之意也為民父母使民躬躬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孟子言人君為下民之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
 養其父於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
 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此安更可在上為下民父母也言其致使老少贏弱
 矣以其為民父母之中如此安更可在上為下民父母也言其致使老少贏弱
 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行之矣民不亦當憐憫之夫世祿固已勤勞者也世祿者

亦必其有土地之臣也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我謂私子雖未任官得食其父之祿
 亦助也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先兩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也孟
 周之助也觀之遂知雖有公田矣徹取之賦其亦有助之制焉亦有法而取
 子緣此而觀之則非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助之制焉亦有法而取
 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徹取之賦其亦有助之制焉亦有法而取
 民之賦蓋謂其莫言於不特止於設民之賦而序校以教之者此
 富而教之蓋謂其莫言於不特止於設民之賦而序校以教之者此
 序學以教之序故曰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
 孟子欲詳說其序故曰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
 禮義之序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
 殷之時謂之序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
 倫之序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序者教也
 法於此是爲王師也孟親之於滕文公言及此又欲而用之必來取
 民成俗故詩云雅文王之舊邦其命維新雖自后稷以來但爲之舊邦其受
 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之舊邦其命維新雖自后稷以來但爲之舊邦其受
 命復脩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道也孟幾言其國也但使戰問井地而脩治亦
 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此勉之使庶幾新其國也但使戰問井地而脩治亦
 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以爲國之道也孟幾言其國也但使戰問井地而脩治亦
 其臣也滕文公自問以爲國之道也孟幾言其國也但使戰問井地而脩治亦
 勉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孟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者而政擇而使其子必
 皆孟子答畢戰問經界始也孟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者而政擇而使其子必
 問以井地之制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孟正井地不
 能正之則井地之制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孟正井地不
 祿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孟子至定也君不爲暴君畢戰不爲汙吏也故
 慢其經界所以告之慢其經界孟子至定也君不爲暴君畢戰不爲汙吏也故

箋云其非賢之故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詩也
 惠大○注洪範彝倫攸敘○正義曰武王來晉也○注詩大雅文王之常道所以正義曰此
 洪大也○注文王受命新者美之也○王注周禮小司徒曰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
 詩蓋言文王受命新者美之也○王注周禮小司徒曰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
 至文王而受命新者美之也○王注周禮小司徒曰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
 ○正義曰鄭注云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
 焉鄭司農云井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鄭玄制云隰臯之地九夫
 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者今造都鄙授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一井成
 而當一牧之法謂井者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一井成
 則井牧之法謂井者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一井成
 之則井牧之法謂井者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一井成
 云國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注周禮園廛二夫而稅之也○正義曰鄭司徒農
 無征○正義曰鄭司徒農戶計一夫也○注周禮園廛二夫而稅之也○正義曰鄭司徒農
 受此則周禮之土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注周禮園廛二夫而稅之也○正義曰鄭司徒農
 也此則周禮之土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注周禮園廛二夫而稅之也○正義曰鄭司徒農
 ○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周禮園廛二夫而稅之也○正義曰鄭司徒農
 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士以長任牧地九曰民數以富得民注
 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綴也牧者州長也諸侯師數以富得民注
 行教民者公卿大夫世食至不絕者也○注周禮園廛二夫而稅之也○正義曰鄭司徒農
 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食至不絕者也○注周禮園廛二夫而稅之也○正義曰鄭司徒農
 勅作者數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者使小吏在鄉邑者財物者此大宰之
 職有是以
 掌之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上

孟子注疏卷五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晏公於當時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作文公於當時宋本無於當時三字

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作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慈惠愛民曰此下脫文字閩本同監毛本增是也

考公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麋作麋音義云從禾作麋是也考文古本考公作孝公下同

似後世避諱孔本似作以

故勉世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欲勸勉世子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道一言已矣孔本韓本作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考文古本足利本一而已

矣作一言而已

復何疑邪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邪作也

同丈夫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耳字

何為畏彼之哉閩本同監毛本考文古本作我何為畏之哉孔本韓本無彼字

言欲有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上有所字

可得大五十里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大誤夫

若藥不瞑眩 音義云又作眠眴 音義云

瞑眩憤亂 音義云瞑或作慎

乃得瘳愈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德惠乃洽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也字足利本洽作洽非

章指言人 韓本人下有主字 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

行近仁蓋不虛云

言人上當則聖人 閩本同監毛本上作主案此約章指文上當當作當上 監本剗改作主非

齋疏之服 閩監毛三本孔本齋作齊韓本作齋案音義出齋疏作齋采用音義也 〇按作齊者經典假借字也作齋者正字也作齋者齋之誤

三代以事 閩監毛三本本事件前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事件來

齊衰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衰作縗案音義出縗字云或作衰

麋粥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麋作麋音義出麋字云字亦作麋案 慶字大誤

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文作之

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趙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

言我轉有所受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受上有承字廖本承作丞

故曰吾有所受閩監毛三本下有也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句無者是

使其信我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大無其字

以君先哀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故浦鐘云率誤哀非也

草上之風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韓本上作尙

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章指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鄭書之屬也閩監毛三本書作志

父大喪記云父又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大喪當作喪大

詩云石經孔本韓本同閩本云誤曰監毛本承其誤

晝爾于茅音義張云或作苗誤也○按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古文茅作苗是茅苗古通用張說非也茅山古曰苗山魏有苗茨之碑即

茅茨之碑

有恆產者有恆心 石經恆諱作常下同

放邪侈 張放下脫僻字今補正閩監毛三本不脫宋本孔本韓本僻作辟侈音義

是罔民也 音義張云罔或作司誤也案作司者即今之伺字

不過十一之制也 十字此本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十作什

殷人七十而助 石經殷諱作商下同

徹猶取人徹取物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取字無者是

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於貢二字

而反以常數少取之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數作類

民人糞其田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糞下有治字

與民同之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使民盼盼然 音義丁作盼○按盼字見說文云恨視兒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為訓趙作盼不作盼也說文盼蠻布也倉振也盼骨古通用盼

猶肩肩方言曰肩肩不安也

至使老少轉尸溝壑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少作小尸作乎岳本孔本韓本少作小足利本尸下有乎字

其子雖未任居官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

得世食其父祿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得作則

猶殷人助者

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案猶當獨字之誤閩本改爲惟非也

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亦有知之制也作亦助也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知雖周

家時亦助也考文古本之時之制無之字

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謂常事所序也考文古本無其字有作所

其命惟新

石經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惟作維

詩大雅文王之篇

補此本誤重文字

井地不鈞

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鈞作均

勿慢鄰國

此本慢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慢案侵是也

小司徒云

此本云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曰

而井其田野

補案井下應有牧字

不正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正本也

時行重法賦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法字

所以供祭祀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上田 宋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上作士

其餘老小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小作少

亦如上中下之制也 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制誤等

皆不當征賦也 此本當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出

時無圭田餘夫 時宋本作詩誤也

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 上也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爰上也作平考文古本上也作平○按作爰作平是

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曰三年一換士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

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

助察姦惡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惡字

和睦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睦和也為是

地為一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地字

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〇按無井字非也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慈韭取焉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爲五畝之宅

別於士伍者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足利本非善之至也韓本脫此四字修學校勸禮義勅民

事正經界鈞孔本韓本作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子必勉下脫之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蓋目至在君與子矣閩監毛三本蓋目作而以今據改

而未有天命閩監毛三本未作永

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八曰上脫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三句閩

監毛三本不脫

孟子注疏卷五上校勘記

五字抄版益五土交博廣

可以供採也

上田本

三本不

四國抄本

本不

蓋自至

文

事通

章辭言

傳

本

本

本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下

滕文公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

受一廛而為氓

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也

文公與

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搯也

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

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

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

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

而各自食其力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

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問許子必自食之邪曰然相曰然許子

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蠶織之若今馬衣

也或曰褐桌衣也許子冠乎孟子問曰冠相曰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許子

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曰

害於耕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犁用之

耕否相曰曰然相曰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鐵以粟

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

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器械

之總名也屬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

紛紛而為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

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

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

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故曰或勞心

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

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

義也。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下，通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

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

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威故草木暢茂，草

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而焚之，禽獸逃匿。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

淪濟，灑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

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

而民人育。棄為后稷也。樹，種也。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

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君臣，臣臣夫

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號也。遭水災

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重喻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

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

不得賢聖之臣為己憂農夫以百畝之不易治為己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

故言以天下傳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與人尚為易也

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

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威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威不

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

者也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蠻夷之人耳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

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

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

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

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

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

六月威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尙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

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于幽谷者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勸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

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齊擊也懲艾也周家

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所以責陳

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

則買相若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為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

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

者也惡能治國家也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買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璧雖與

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細履豈可同哉子欲而大小相比而作其細哉時許

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

能治人偽者耳安疏本有教以神農之言至惡道同治國家○正義曰此章言神農務

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為神農者許行也願受一廬而為坻者神農炎帝曰我

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

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廬居之以為

之坻也坻野人之稱己說在孫丑篇此文公之處其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廬居之以為

以爲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行也徒弟辛至願為聖人坻陳良短儒者

採織屨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徒弟辛至願為聖人坻陳良短儒者

也陳相與陳滕二國皆陳良徒弟辛至願為聖人坻陳良短儒者

而從宋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焉言陳相至見孟子道許行

願為聖人之坻陳相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言陳相至見孟子道許行

而大悅樂之遂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言陳相至見孟子道許行

之言曰至惡得其賢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之曰滕君則誠為賢君者

珍傲宋版印

有傷害於人民故舉用虞舜而廣治之廣治亦不用於耕耳言舜因堯帝舉用乃
 河后稷教民稼穡又至使契為司徒止於濟水而流之禽獸於是開決
 使伯益為掌火之官益視山澤草木河川滄治九河之水而流之禽獸於是開決
 逃匿遠竄而不敢出使禹疏通九河又滄治九河之水而流之禽獸於是開決
 汝漢之水而太史泗水而四覆釜五湖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鈞九
 曰徒駭二曰江九江也案潯陽端記有云八曰源九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
 曰嘉匪江五曰江六曰提江七曰康八曰源九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
 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禹八年在外治水土經三次過其家門
 而不得入其家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教天下民稼穡
 藝殖五穀於既豐熟而天下人飽食而得養育其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
 斂曰稽也人之於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得養育其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
 於禽獸以下不知高下也聖人有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司別之官教
 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有親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司別之官教
 等敘朋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勞之賞其故曰匡之使自得其長幼有
 從而振德之民之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之故曰匡之使自得其長幼有
 以償其故曰來之民之直其心故曰車輔之民有正故曰匡之使自得其長幼有
 曲其心故曰來之民之直其心故曰車輔之民有正故曰匡之使自得其長幼有
 之翼使其自翼悅樂之已矣民既自得其翼而悅樂之於是以直之輔之翼而振
 以欲使其自翼悅樂之已矣民既自得其翼而悅樂之於是以直之輔之翼而振
 德之振德即恩惠使聖人之憂於天下之難得如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
 以不為輔則亦己之憂焉夫以百畝之難得如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
 陶禹為輔則亦己之憂焉夫以百畝之難得如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
 財謂之惠教人以為己之憂焉夫以百畝之難得如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
 求者謂人而治天下者是有謂其仁者教諸人謂其仁之忠也為中心之財物與人

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
以天下傳與人故如是也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
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可尚惟堯帝又
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可尚惟堯帝又
則法上天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極也故德於堯如此者亦若孔子之所
蕩其履載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之故也德於堯如此者亦若孔子之所
曰大哉堯之為君哉舜也巍巍乎其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
及焉無他以其急於舜也巍巍乎其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
則堯舜帝之治天下豈為無所用心哉但無為而享之故不必自與焉然
於躬耕耳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子於陳相也陳相者未聞變於
食故演之以此也所以謂之云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亦為不言之變矣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其聞用中
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其聞用中
楚國而生也悅樂其蠻夷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於中夏也且陳良自
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之地也兄弟以師事數十年矣至死而遂背去
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之言往孔子喪沒於三年之外其門人
其所學而將於許室者乃至此而譏之入揖於孔子喪沒於三年之外其門人
有治擔任而將歸室者乃至此而譏之入揖於孔子喪沒於三年之外其門人
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而歸處又孔子反至築室於孔子冢以上之壇居又
至三年然後歸之室復感發而歸處又孔子反至築室於孔子冢以上之壇居又
似孔子聖人乃曰欲以言往漢江以濯之禮且夕奉事有秋陽以勉強之則至
以此事之會子乃曰欲以言往漢江以濯之禮且夕奉事有秋陽以勉強之則至
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江漢秋陽之皜然清以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
以有若比之而門人尚歸與張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成聲又感謂孔子之
室於冢上而追思之以至張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成聲又感謂孔子之

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忍以有若加於孔子而孔子之如是邪故以此師
 死之未久遂便以背去之而欲以許行為師而周公仲尼之道為悅是又南蠻
 非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
 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
 乃南蠻之舌非先王之於道者倍也所行皆非先王之為道而子之弟皆去其
 己之師陳夏而遷於高木者未聞有下高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
 幽谷之內而遷於高木者未聞有下高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
 也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之人不善擊之今南蠻之舒人之反悅其善
 周公於是懲戒之然則戎狄之人不善擊之今南蠻之舒人之反悅其善
 而一則懲戒之然則戎狄之人不善擊之今南蠻之舒人之反悅其善
 之則懲戒之然則戎狄之人不善擊之今南蠻之舒人之反悅其善
 近者自然於許而治也何邪夫以戎狄之遠舒之地近以遠者有非擊則
 相兄弟學於許而治也何邪夫以戎狄之遠舒之地近以遠者有非擊則
 相之言從許而治也何邪夫以戎狄之遠舒之地近以遠者有非擊則
 物價賤則一行而為美也國中之意於孟也言今從許而治也何邪夫以戎狄之遠舒之地近以遠者有非擊則
 有人或欺瞞之也其相與更昂長短則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則亦莫
 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亦相若而更昂長短則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則亦莫
 相若履大亦同而價亦相若而更昂長短則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則亦莫
 夫物之齊物之情也至惡能治凡此是皆市無二價也故以言於孟子曰
 齊等是物有賤上好惡之情也然或相倍或相爭而亂之也夫萬物之有
 如此而子今以貴賤之情也至惡能治凡此是皆市無二價也故以言於孟子曰
 同其價則人必為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也夫萬物之有
 之貴賤不言而可為之矣今從許行之道者豈為之哉言此履偽之大則安能治
 國家焉此孟至終而義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君固云教民耕農故號
 義曰案皇甫謐曰易稱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君固云教民耕農故號

曰神農也○注被衣也○注至粗布衣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又曰神農也○注被衣也○注至粗布衣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木正曰句芒○注正曰祝融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勳號陶唐也○注安國云堯能放北○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北堂十步東樹以百數皆異種○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祠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及刺人草○注魯頌閟宮之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

戎狄南艾荆與羣舒是其解也○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孟子欲以辯道也○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見以辭卻之○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注治也○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也

孟子注疏卷五下

六中華書局聚

孟子注疏卷五下

戒也吾欲以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此夷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即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

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

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

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

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

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且天之生物也使之入井而夷子二本故也萬物

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

委之於壑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

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相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汗出

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

心而制禮也藁裡籠畱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

其親亦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

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

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為問者有疏墨者夷之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疏墨者夷之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在悔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夷之道因徐辟而見孟子弟之治墨家之道者姓
 也徐辟孟子弟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徐辟之見孟子弟之治墨家之道者姓
 又求見吾固願見吾尚正病且待病之瘥愈我至於他日復往求見孟子
 曰吾今則徐子見矣不直則道不見矣且直之孟子見之復來求見孟子
 已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且直則道不見矣且直之孟子見之復來
 王之正道則為其道也至是且見而直己之道而孟子以此告徐子墨者之
 喪也夷子也以其道也至是且見而直己之道而孟子以此告徐子墨者之
 而正夷子也以其道也至是且見而直己之道而孟子以此告徐子墨者之
 親是儒家之道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子治墨家之道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以變易天下之道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則是易天下之道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夷子徐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施由親若此又孟子此言以告之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人治民若此又孟子此言以告之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母之親始耳此言以告之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也之夷子自稱己之名也徐子親之始耳此言以告之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亦必有道矣孟子此言以告之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信以為人親其兄之子亦必有道矣孟子此言以告之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而孟子已喪其親也
 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
 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為言也蓋其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
 之罪惡也但差等如親其兄之子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
 遂以為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
 得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之必亦
 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之親同是為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

而稱人之情以爲之厚薄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其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
 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常有狐狸野獸食之蠅蚋飛蟲且共嘍
 食其子之額泚泚然出汗故眦而不詳視夫所以泚泚然之汗於額
 而出者非爲他人而慙也故如泚泚然而出於額也泚泚然之心有所
 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而歸取薰裡龍舌取土而遮掩之誠是其所
 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取薰裡龍舌取土而遮掩之誠是其所
 也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
 葬爲非而以厚葬爲是故掩之直道矣夫先王所制定禮之時有墨家
 其親爲獸蟲所食尙知掩之直道矣夫先王所制定禮之時有墨家
 道而薄葬爲是而以厚葬爲非邪夷子既以能至親而尙不知以墨家
 薄爲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親而尙不知以墨家
 此言而告於夷子乃憮然覺悟其己之罪矣
 故頃然而爲問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五下

孟子注疏卷五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炎帝神農氏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野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野人之稱

捆屨

音義云張作袒

猶叩桮也

桮从木各本从手誤

以供飲食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飲食作食飲

當與民並耕

廖本當作常

兼治民事耳

此本民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如此廖本考文古本作政

故道若此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石經廖本孔本閩本同監毛本韓本然誤而

若今馬衣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孟子問相冠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冠乎二字

曰自織之與

廖本孔本韓本此下有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注文九字此本及閩監毛三本並脫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有何為不三字○按有者是也

織紡害於耕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紡作妨

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

諸本同一本冶誤治

紛紛而為之煩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之字

此反可耕且為邪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可下有得字

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

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得作可

言許子不知禮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有小人之事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石經考文古本人作民

以羸困之路也

案音義出羸路云字亦作羸案此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按路與露古通用露羸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串夷載

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改瘠為應此添困之二字其繆同也

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無者是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心力下並有者字

所常行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是言治其土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治土也

猶古之火正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烈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熾者而焚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熾威者而焚燒之

而奔走遠竄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奔走二字

淪濟潔

音義丁云下他合切作濕誤也案說文濕為潔之正字乾濕字作溼作濕者乃正字非誤也丁說非詳音義校勘記

三過其門而不入

閩監毛本同廖本門上有家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三

如此寧可得耕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也作乎廖本韓本無可字也作乎孔本與廖本同上有予弗子三字考文古本無可字

樹藝五穀

石經樹讎作植

長幼有敘

石經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敘作序

司徒主人

考文古本主作得

是為契之所教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契之教也

放勳曰

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曰作日音義出日云丁音駟或作日誤

匡之直之石經匡諱作正

堯號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號作名案考文引堯之號也各注疏本皆無之字蓋誤衍

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岳本亦作恐宋本恐作愆閩監毛三本災恐作逆行

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又下有復字

德恩惠之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加德惠也

不易治為己憂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考文古本易治作治易

德盛乎魏魏乎宋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上乎作而

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蠻夷作夷蠻閩監毛三本當誤言

同其道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作則

不能有先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上有者字

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可作所

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

韓本無禮字考文古本以作似無禮字

夏之五六月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考文古本五下有月字孔本韓本作夏五六月案注疏本並有之字考文引作夏五六月當是誤脫也

白甚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甚白也

於聖人之坐席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放棄音義出質放○按放是也放者今之倣字

故不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缺舌

依注則當作鷦鷯者伯勞也見說文

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于作於

博勞鳥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鳥字

而後勸者也

閩監毛三本勸作動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後勸作殺物是也詩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蓋賊害之鳥

止喬木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止作上

入於幽谷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入深谷

戎狄是膺

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案丁本注既作應則此經必亦作應也

言南蠻之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蠻作夷

可使市無二價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價作賈下同

不相為詐 閩監毛三本為作偽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詐作疑

不相欺愚小大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不欺愚小大也孔本韓本作不欺愚

也考文古本得之

謂丈尺 岳本作謂尺丈

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賈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

或相什百 孔本同石經相什字漫漶餘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百作伯

豈肯作其細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哉上有者字

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子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

萬 考文古本作万足利本作物韓本同 情謂之敦 考文引足利本敦作淳 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

敘以匡之也

說在孫丑篇 閩本同監本孫上剜增公字非也毛本同監本

文公之處 補公下當有與字監毛本亦脫

惡得其賢 閩監本同毛本去其字

許子子衣褐 補誤重子字監毛本不誤

皆欲君民並耕 並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此說為尚 此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所以亡羸困之路者 此本以作及下一字墨丁閩本如此監毛本羸作羸

此下文之如此也 此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至舉舜而敷治焉 舉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是以前大水橫流 以上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交馳於中國之道 交下二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乃獨自憂懼之 乃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案潯陽端記有云 端地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稼穡種樹 種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斂曰穡也 曰上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四曰嘉匪江 補案匪監毛本並作靡

其覆載之德 覆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其功德之大 其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急於得人而輔之耳 於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但急用心於得賢 得下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今據補

至亦為不善變矣 閩監毛三本如此十行本作至亦不為言矣言下矣上一字墨丁

復往求見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不直言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下有攻字

我聞夷子為墨道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欲以此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思字

事其親也 事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事作奉

足以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以字者字

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即若愛赤子 蓋字即若愛三字俱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蓋作言無者

字即作民愛作安

親疎也親疎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相殊也

但施厚之事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厚作愛

亦愛救之亦愛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愛作驚

故謂之愛同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字

但以赤子無知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上有此字下有非其罪惡四字孔本韓本同廖本無此字

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十五字

舉而委之棄於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舉而委棄之壑中也

狐狸食之石經狸作狸案詩取彼狐狸釋文唐石經皆作狸

蠅蚋姑嘬之音義蚋作蟻張云諸本或作蠅誤也○按姑蓋謂蠅蚋姑隋王劭說方言蠅蚋字作姑見列子釋文

蓋歸反藜裡而掩之藜音義云或作藜

相共食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相作攢攢字是

亦有道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有以也考文古本無亦字以字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孟子注疏卷五下校勘記

此處為校勘記，包含多列文字，因字跡模糊，難以逐字辨認。其內容應為對《孟子》經文及注疏的考證與校對。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上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注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一章言稱大夫阿意用謀

善戰務勝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

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柔順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

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強六

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以

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之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善改非坐以

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

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守持凡此十

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為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如有一見之儻

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

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

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

孟子注疏 卷六上 中華書局聚

妄見諸侯者何為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

與尺小尋者。尚可任大。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良主也。使王謂

王良良不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法

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詩云不失其

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

也。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

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

何欲使諸侯正道而從乎。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

耳。己自枉曲。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修禮守正。非招

何能正人。曲。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往見諸

也。見之大則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

輔佐君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尋十丈，為尋也。陳代孟子在澤苑，圍之，招其虞人，以旌。孟招之，昔齊景公田，不至何哉？則將殺之。往日，齊景公田，獵之，然而志士。去其首，而常念死，無棺槨，此何取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往者，也。如其則，不待人所招，而往見之，禮尚且守義，雖死，且制不往，應其招，而能往者，也。子且以不待人所招，而往見之，禮尚且守義，雖死，且制不往，應其招，而能往者，也。雖死，而往也。孟子引此意，以謂今之齊景公，所以旌招虞人，守其職，所以。可為與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其尺不往見之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至亦。之難，枉其尋，而但直尺，而利亦可得，而為之，謂耳。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至亦。我苟志於利，雖枉尺而直，尋者，至亦。之分，利不肯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己而求見於諸侯也。其利，而直尺，而利亦可得，而為之，謂耳。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至亦。不獲一禽，幸人奚乘而田，終日而工，不能得一禽，引昔者，晉卿趙簡子嘗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田，終日而工，不能得一禽，引昔者，晉卿趙簡子嘗使善御。之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曰：復與，變奚乘，而田，強而後，可王良強，勉變，奚乃。肯行，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是簡子謂王良，不費與小，人乘請趙簡子言於變，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馳驅而田，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為之，詭而橫射之，止一朝，而能以破矣。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

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貫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敗也故請辭之不與掌乘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為之言曰夫王良

但為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並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

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為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

往見之是何如哉且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楊子所謂詘道而伸身雖天下

不可為也同意○注招虞人以皮冠是為其冠也○注趙簡子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

招虞人何以孟子曰注招虞人以皮冠是為其冠也○注趙簡子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

史記世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為簡子為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

家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注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

復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二矢發則

中如錐破物也○注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

為縱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嘗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

謂男子純守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得志。隱居。以爲之大。景春曰。此儀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哉。一。

怒而諸侯懼。安人居而天下。怒則諸侯懼。孟公孫陵。儀。二。安者。居處不用大。

說則大夫兵革。於是乎。熄滅。景春曰。此孟。子。謂。二。人。實。爲。大。夫。如。此。安。得。爲。

得爲大夫乎。未嘗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曰。二。人。實。爲。大。夫。如。此。安。得。爲。

命之蓋以冠者。爲丈夫學禮也。夫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道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

命之。蓋以冠者。爲丈夫學禮也。夫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道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

女之必責其婦。道也。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已無。違。於。門。而。戒。之。子。以。其。子。在。則。往。

得順其在。所制。義固。不。其。子。以。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已。無。違。於。門。而。戒。之。子。以。其。子。在。則。往。

孟子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以此。妾婦之。君。公。孫。衍。張。儀。所。不。至。而。當。出。

大。丈。夫。耳。蓋。以。二。人。爲。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公。孫。衍。張。儀。所。不。至。而。當。出。

之。君。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否。勢。無。不。道。行。雖。一。怒。而。足。爲。大。丈。夫。言。能。居。仁。道。

熄。未。免。夫。從。人。以。順。爲。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爲。大。丈。夫。言。能。居。仁。道。

下。之。廣。立。天。下。之。居。禮。以。爲。天。下。之。道。至。此。謂。大。丈。夫。之。大。路。得。志。達。而。

以。爲。天。下。之。居。禮。以。爲。天。下。之。道。至。此。謂。大。丈。夫。之。大。路。得。志。達。而。

淫。其。心。雖。貧。賤。亦。不。足。以。移。志。行。雖。威。武。而。不。回。雖。屈。挫。其。志。夫。是。乃。

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不。知。以。此。正。己。是。則。妾。

婦。以。順。爲。正。之。道。固。不。足。以。爲。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不。知。以。此。正。己。是。則。妾。

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

史。記。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

孟。子。注。疏。卷。六。上。二。一。中。華。書。局。聚。

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孟子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

化故皇皇如有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

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

不足弔乎請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腠也惟辭也言惟

以履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

質載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

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

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

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

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疏至鑽穴

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周霄問

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子欲為仕乎孟子曰君子欲為仕也傳文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所求而不得也其疆土必載贊

而行贊者如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贊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明儀曰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也猶諸侯之失國也至亦

君乃弔問之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也猶諸侯之失國也至亦

月無弔則弔問之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也猶諸侯之失國也至亦

不足弔乎孟子又答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則如諸侯之失其國

家也如此乎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

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威稷夫乃親養蠶繅絲以為祭服如犧牲不成

肥脂稷稻無以供給其粢威稷夫乃親養蠶繅絲以為祭服如犧牲不成

言人不可觸情

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

疏至鑽穴

曰晉國亦任國也未嘗聞任如此之急也然而未嘗聞有任者如此之急也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為任之國也然而未嘗聞有任者如此之急也周霄
 任既如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
 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
 又答之曰夫丈夫之生乃願為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為之有家而事之
 於欲慕為人子之父母心皆人之有矣然而欲為父母其為室家乃不待父母
 之命媒灼而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難得為父母其於
 國中之眾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古之人未嘗不欲為之任也然而又惡
 其不由其道而為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孟子不由其道而往為之任者是與此
 鑽穴隙相窺而慕為人子之類也孟子不由其道而往為之任者是與此
 士之任猶男女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孟子不由其道而往為之任者是與此
 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質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質以
 見其君與自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相質同也也

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眾多而傳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管子可受也子以為舜受堯之天下
 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管子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

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
 言凡

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與人作車者也交易於此
 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者也於此

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

也賤此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爲

彼志食於此也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

功乎孟子言祿以食曰食志彭更以爲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曰否彭更曰曰然

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則子果疏彭更問曰至食功也○正義曰

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曰子問孟子以謂車

蓋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數百人之衆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爲泰甚乎傳食

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

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又曰否不以舜爲泰而補不足皆食於子孟子曰否士

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而補不足皆食於子孟子曰否士

之曰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

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

人作車輿以利其器械以利用於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事

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通功易事

而皆得食於子況有君子之功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

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

以孝為仁出於鄉黨而國之閒以悌為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閭門之內則

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乃不得食於梓匠輪輿其志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

功而以輕為仁義有於道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君子之為道也

其志亦將以求食歟彭更道以此言於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

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為道其志亦將以爲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

以謂士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曰子何志為哉其有志於

乎是則食其功矣然以子言之則彭更又荅之以為食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

矣曰有人於此毀瓦墮墻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毀瓦墮墻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曰然則子非食志也則子食之乎孟子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也以其毀瓦墮墻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於有

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食於而

已矣○注周禮攻木之工○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

之則如之何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

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

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放縱無道

不祀先祖

湯又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

曰無以供犧牲也

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葛夏諸侯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

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仇報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

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

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

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

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

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

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

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

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于湯有光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

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萬章問曰至齊楚雖大何畏焉

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疏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

強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

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

如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鄰葛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其犧牲

而不祀先此之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鄰葛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其犧牲

也牲之祀先此之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鄰葛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其犧牲

食之而不祀先此之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鄰葛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其犧牲

又率己之民於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以助其餒又老弱與耕者無以食葛伯

子以黍肉之餒其耕者有酒食黍稻者以助其餒又老弱與耕者無以食葛伯

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曰言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之

婦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葛載至后來其無罰者言為天子初征自葛始也

其十君之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以爲西夷之國怨之以爲不先征

彼故怨云使歸而後去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若大旱之無時人望其雲霓而雨

民君待之有罪者而後去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若大旱之無時人望其雲霓而雨

已矣征者言湯再征文也言殷之民有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

征而綏撫其士女則爲之土女皆以箱篚盛其女黃之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
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則玄黃之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
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也言武王而此乃救殷民於水火之中君子有小人故商
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武王而此乃救殷民於水火之中君子有小人故商
其民者威於今據書而隨之玄地謂之師後而繼之也蓋周王者即武者也然必以玄
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師後而繼之也蓋周王者即武者也然必以玄
載以養民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師後而繼之也蓋周王者即武者也然必以玄
未筭之於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我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太誓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揚我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揚也侵于紂有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至齊楚之國雖行焉孟
桀之時又有以光于前代也于政者政云爾荀行之功至齊楚之國雖行焉孟
子於此乃曰四海之內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之國雖行焉孟
王何畏之政則○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
有葛鄉裴翽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爲鄰書曰湯征諸侯葛伯
始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是乎伯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不祀湯
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爲是祀之遊行見農伯仇餉初湯
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狄怨曰奚獨後予爲是祀之遊行見農伯仇餉初湯
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正義曰近者著矣曰獨後予爲是祀之遊行見農伯仇餉初湯
注從有攸下至殘賊也○正義曰近者著矣曰獨後予爲是祀之遊行見農伯仇餉初湯
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是帛也鄭
司農云三染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爲纁故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

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曰使齊人傳之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勝不

齊人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

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

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

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

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州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

故曰宋疏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何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

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使子欲學

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之言而衆楚人皆咻之雖日

加鞭撻其子而求其爲齊言也亦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閭巷之間數年之久雖

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者也宋王使之居於宋王之左者長

爲善其能如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其衆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

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上

孟子注疏卷六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請見孟子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見字

故招之而不至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不至也

何為也已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尺小尋者尙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尙作大不無其字案音

義出要利則無其字是也

簡子幸臣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吾為之範我馳驅音義範我或作范氏案後漢書班固傳注引孟子正作范氏文選注同今亦誤改為範我○按范氏見左傳劉累學擾龍

事孔甲賜氏曰御龍晉范氏其後也李善引括地圖即此事但孔甲譌為禹耳孟子作范氏為長範我乃淺人所改

不習於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一發貫臧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非○按臧即今五臧字但浪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為上殺也孫宣公云臧如字

非也

尙知羞恥此射者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羞恥作恥羞

而見之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

伯夷亦不屑就也

招虞人以當皮冠 以當誤倒閩監毛三本不誤

當以義正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匡

乃可以為之大丈夫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乃可謂大丈夫案為字無理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 考文古本作相謀善戰務勝事雖有

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

而不得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爾字

言古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而字

猶喪人曰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曰作也案也是

周霄曰我晉人也 考文古本上有故字

君子何為難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重若此二字重者是

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上有正字亦作是無作何

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考文古本求祿踰牆之

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

為甚奢泰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無者字孔本者也作乎

非其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非以其道

子以舜受堯之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謂仕無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亦作仕廖本仕作士孔本韓本同下有事字考文古本亦有事字

是其四餘羨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四下有者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是其四者羨餘也案閩監毛三本誤

悌悌順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悌作順也二字

彭更以為彼志食於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食於作於食案三本誤

畫墁音義云張武安切與謾同○按謾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墁減則當云與墁同集韻墁墁三字同也墁乃墁之俗

然而其意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意作志

則可食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可作子

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無非食其志也五字韓本考文古本與廖本同無則字

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

諸侯不為素餐

尚書逸篇文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書尚書逸篇也

言湯伐葛伯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湯所以伐殺葛

為一夫報仇也

閩監本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毛本誤作匹夫執仇也考

北狄怨

廖本狄作夷

自葛始也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廖本孔本自作從

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下再下有出字廖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

孔本與廖本同無出字

民曰待我君來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重君字

有攸不惟臣

按各舊本經注及各本注疏皆作惟疏云惟念臣服之節固不誤也朱子集注本譌作為臣不可不正

筐厥玄黃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筐作匪案音義出匪厥丁云義當作筐此作匪古字借用則作匪是也下同○按據說文匚部匪似竹篋

引周書實玄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篋訓車笈也

救民於水火之中

音義救字或作拯

皆尚書逸篇之文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以成其類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成作迎

太誓曰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太作大注太泰同

侵紂之疆界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侵于之疆四字

以張殺伐之功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殺伐作伐殺

皆古泰誓也

孔本脫也字

何畏齊楚之國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國二字

章指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

實則玄黃之帛

則實誤倒閩監毛本不誤

當使齊人傳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邪字

衆楚人咻之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衆楚作楚衆

嚙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謹也案音義出嚙也丁云字謹譁同則作謹非也

如使在王所者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如誤即

則王誰與為不善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言輔之者眾也

孟子注疏卷六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下

滕文公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

不見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

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孔子之亡也

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矚視也陽貨視也

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

加禮豈得不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

園之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

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

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疏曰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

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疏曰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

泄已甚矚亡得其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公孫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

者不為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答之公孫丑言古之不為臣者不肯見不義
 而變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
 內然皆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子而畏孔子惡己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己
 且大不夫視孔子不遺賜孔子送但為之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其家則必往謝己
 為大不夫視孔子不遺賜孔子送但為之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其家則必往謝己
 陽貨視孔子不遺賜孔子送但為之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其家則必往謝己
 乃饋蒸豚孔子謝之故不當是時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也合視孔子不在
 曰灌園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甚於夏之五六月而心灌園也治畦
 我之知矣蓋就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孫丑以此者觀之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
 得而義也孫丑乃不知之奈此何哉孔子曰且此者觀之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
 也蓋謂也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孔子必不見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己往
 者蓋謂也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孔子必不見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己往
 不見諸侯者亦以陽貨為言者蓋謂孔子必不見之陽貨者乃陽貨自取之爾今己往
 侯亦其色赧赧然笑之也必以此孟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己如就見諸侯亦是未
 而觀其色赧赧然笑之也必以此孟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己如就見諸侯亦是未
 菜畦也是知即園也○注論語曰饋孔子而正義曰案孔安國傳云陽貨欲
 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注論語曰饋孔子而正義曰案孔安國傳云陽貨欲
 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
 不見歸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論語於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
 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事也○注子路曰直正義曰案孔子弟與
 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直是為剛直也後死於衛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

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子攬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

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疏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正義曰此章言

乃止乎謂盈之言若此類者也疏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

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

請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宋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

使宋君去關市之征稅今年未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孟子以此比喻之以

之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何待來年孟子以此比喻之以

盜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

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關市之稅為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公都子曰外

斯可速而止之耳何可待來年然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公都子曰外

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也人論議者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

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天下之

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威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

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

為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書逸篇之水逆行洚洞使禹治之禹

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

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乎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

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

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

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

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沛及紂之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墾故禽獸眾多謂羿桀之時也

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

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書曰不顯哉文王謨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不顯哉文王謨

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繼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繼承

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

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

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

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明公

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

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

道以距之。故習聖人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說距誑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

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

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子曰好我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欲正人心不得已而好辯哉予不

一治甚多當堯上者為營窟孟子言天行灑濁於中國由是居處於其間一

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於下者曰於樹上為巢如鳥之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至然後孟子得平土而居之解之尚書逸篇之文云洪水警懼我

言故稱余我後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尚書逸篇之文云洪水警懼我此蓋舜

治其也於水禹乃掘地中因其勢順而流注之海導江導淮導河導漢之

皆得治也危險阻既以遠去而無汎濫之患於國中蛇龍居之為巢營窟之

是免矣堯舜既聖人之道衰微及虐之君更興乃毀以壞民之宮室以爲之

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穀田作偽之園囿而恣遊之傲行又使民不

衣食於是民有飢寒其小禽獸殘及之君之偽園囿而恣遊之傲行又使民不

而戮殺之遂滅與紂共為亂之歸武王蓋言大明也後文王創始之謀王

武王啓後人咸以正無缺是道行之謂敷蓋言大明也後文王創始之謀王

邪說暴行之微邪有起作於是其臣弒其君者有之至周父世者有道之衰

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
 設素王之亂天下者其亦無以春秋罪我矣諸侯乃放恣為亂布衣之禽獸也
 我子又謂自孔子之後聖王無與於其間言盈滿於天下無其君也
 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是墨翟之禽獸也非人也公明儀曰
 歸從楊朱之為己則歸從墨翟之為己則歸從禽獸之為己則歸從禽獸也
 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引其父也無儀君之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
 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引其父也無儀君之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
 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羸者如此是
 國君又言掩其仁義之道不熄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明特率獸食人而
 孟子而充溢掩其仁義之道不熄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明特率獸食人而
 民亦將自相逐也孟辭使邪說者不得與於此蓋孔子在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拒其楊墨放逐其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與於此蓋孔子在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作於其事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蓋孔子在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於水而言至於此乎復安至周公孔子再詳說之也言往者自舜禹抑
 此皆孟子言至於此乎復安至周公孔子再詳說之也言往者自舜禹抑
 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復安至周公孔子再詳說之也言往者自舜禹抑
 是乎得寧靜以至懲則莫我敢承秋而褒上篇而亂臣賊子於是乎無之詩云
 戎狄是膺荆舒以是懲則莫我敢承秋而褒上篇而亂臣賊子於是乎無之詩云
 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心息滅其邪說止其險不得
 行放逐其淫辭以奉承禹周公孔子亦欲正其心息滅其邪說止其險不得
 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能言距淫辭止楊墨之道者是好與聖人之徒黨也故曰
 我亦欲當與之爭辯也然能言距淫辭止楊墨之道者是好與聖人之徒黨也故曰
 州者蓋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于兗州至消達也又東南通於青
 州者蓋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于兗州至消達也又東南通於青

荆州青州既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南通於揚州揚州既達又西通於梁州梁州

是皆禹通之耳○注奄於雍州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在淮

夷之北裴駟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

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縞京是王自奄也云飛

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顓頊之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

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

禹稷胙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注

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

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非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曰是何傷哉彼身織

屨妻辟纪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纪曰仲

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

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

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願曰惡用是

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也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願曰惡用是

鵝鵝者為哉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他日其母殺

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

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

而後充其操者也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願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鵝鵝

作履纪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疏曰匡章

如蚘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蚯蚓而比諸巨擘而已

而後充其操者也可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

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至目有見者匡章齊

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為廉

士者哉言仲子居處於於陵之地三日無食故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

聞目盲而無見井里之上有所聞而不聾目方有所見而不言仲子之至

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目方有所見而不言仲子之至

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謂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大

至下飲黃泉孟子答之以謂於齊國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之大

子孟 子注 疏 卷六下 五 中華書局聚

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為廉潔之士哉如充滿其仲子之操守則必似蚯蚓而後可也然故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

居處之且粟且伯夷之樹亦盜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而食歟抑亦盜為利者之所築而食歟

故孟子以粟之匡章乃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而食歟抑亦盜為利者之所築而食歟

以盜之徒築之蓋謂伯夷之清也但盜者所築而食者而仲子必曰不能使

士哉身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也但亦盜者所築而食者而仲子必曰不能使

哉彼身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也但亦盜者所築而食者而仲子必曰不能使

雖盜跖之徒而築樹之仲子所居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其彼仲子之親織其草履妻以緝績其義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又言仲子者蓋萬鍾以兄之祿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受萬鍾之秩仲子乃兄之祿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室而鍾之秩仲子乃兄之祿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其母見其饋遺其兄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言曰安用是貌觀者為饋哉又

至異日其饋遺其兄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言曰安用是貌觀者為饋哉又

子食此肉乃疾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饋我親食之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後可也然故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

居處之且粟且伯夷之樹亦盜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而食歟抑亦盜為利者之所築而食歟

故孟子以粟之匡章乃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而食歟抑亦盜為利者之所築而食歟

以盜之徒築之蓋謂伯夷之清也但盜者所築而食者而仲子必曰不能使

士哉身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也但亦盜者所築而食者而仲子必曰不能使

雖盜跖之徒而築樹之仲子所居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其彼仲子之親織其草履妻以緝績其義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又言仲子者蓋萬鍾以兄之祿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受萬鍾之秩仲子乃兄之祿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室而鍾之秩仲子乃兄之祿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其母見其饋遺其兄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言曰安用是貌觀者為饋哉又

至異日其饋遺其兄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言曰安用是貌觀者為饋哉又

子食此肉乃疾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饋我親食之也仲子之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士齊之

為也緝績練麻也○注曰食采於蓋○正○蓋齊之云也公孫丑之篇亦有說

為也緝績練麻也○注曰食采於蓋○正○蓋齊之云也公孫丑之篇亦有說

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下

孟子注疏卷六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閉門而不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納作內案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

有好善之心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善作義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

音義矚或作瞰○按依說文則闕是正字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

不接傷若夏畦也

足利本無赧然以下九字

公孫問曰

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下有丑字

孟子必荅孫丑以此者

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上有公字下孫丑乃不知之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

自新

孔本新
作心非

速然後可也

孟子弟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言孟子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無孟字

生民以來也

孔本脫民字

迭有治亂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治亂作亂治

埤下者 毛本埤作卑案音義出埤作卑非也

尚書逸篇之水逆行 閩本之作文監毛本之水作水之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故曰降水也洪大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作故降水洪水也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上也字

謂澤有草為蒞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草下有者字

水流行於地而去之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故作邪偽之說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邪作詐

誅紂伐奄 考文古本誅作討

大纘承天光烈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天誤夫

皆行正道無虧缺也 岳本正作王缺諸本作缺

懼正道遂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王

謂我正綱紀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綱紀作王綱

無尊異君父之義 廖本異作卑足利本同廖本無之字

而以攢議於世也

閩監毛三本同

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攢作橫足利本

野有餓萃

音義萃或作芟或作殍孔本作芟蓋采用或本萃殍已見於廣韻

此率獸而食人也

廖本考文古本獸上有禽字

距詖行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距險詖之行

故曰聖人之徒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七字

章指言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躋周公仰思仲尼皇

皇墨突不及汗聖賢若此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是

豈得不辯也

我亦欲正人

下脫心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還至縞京

閩本同監毛本縞作鎬

練其麻曰纁故云辟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其字故云辟纁四字考文古本引故云辟纁云無此四字○按練其麻

當作練麻纁說文曰纁布纁也

竄於於陵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已頻願曰

音義頻亦作嘽案文選注引孟子曰嘽蹙而言正作嘽字

鵝鳴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聲上有之字○按丁氏五歷切與鵝鳴聲不相似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兒與鵝聲略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鵝則為說文六鵝字

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以

孔本韓本考文

引古本皆無以字

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

至自有見者

自目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今據改

孟子注疏卷六下校勘記

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字

此海濱而食以也

廖本依古本無土有禽字

硬有餘萃

新本無此字

而以辯熱於世也

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字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上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孫奭疏

趙氏注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也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

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

疏

正義曰前章論滕文公問以古道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次

於滕文公問以古道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次

已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有法則於舜鑒戒紂三章言安仁在

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

於己九章言水趨下民樂歸仁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

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四章言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而教相成以

權時之義養嫂溺援手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間非君而教相成以

不惟其貴則易之矣二章言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二章言師重道出於

章言鋪啜沈浮君子不與二三章言人患在為師二十四章言仁義之本在

孟子注疏 卷七上 中華書局聚

焉○注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

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

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

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

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

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法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

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己目力

者方員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

也仁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

功多矣成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

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

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

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

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

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疏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善之善疏○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固由先王禮義為要仁者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

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者公輸子魯班

魯之巧匠也孟子謂離婁之器規所以員也言物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

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員之器規所以員也言物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

以方也言物之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者師

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聽音然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者師

子孟

子注疏

卷七上

一一中華書局聚

爲之者耳也蓋譬言人之丘陵欲爲高者必因其丘陵澤而爲之也爲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爲之也耳無他道爲之者乎言不可謂之道爲本矣以先王之智爲本豈謂之智乎大
爲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爲政而不知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
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是
乃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是
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衆矣無道揆也無仁守也君朝不信道不修德而處高位
下犯義小人無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士皆不信其道德爲君無道術以表率其度
子之爲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其道德爲君無道術以表率其度
量而君子無以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其道德爲君無道術以表率其度
存而君子無以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其道德爲君無道術以表率其度
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郭頽而無禮曰城郭不完甲之器少喪
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城郭頽而無禮曰城郭不完甲之器少喪
非爲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郭頽而無禮曰城郭不完甲之器少喪
然而上之爲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爲人臣不學法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
之與起是則國之喪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斲斲也者自然之理也
猶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也者自然之理也
至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斲斲而爲自事君者無沓也者自然之理也
沓事其王者也故曰天子之方斲斲而爲自事君者無沓也者自然之理也
以事則沓者也是也孟子復自解之然沓者無沓也者自然之理也
言則非先王之道而爲言者若沓者無沓也者自然之理也
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
於此所以又復言之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以爲不
善是爲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以爲不

責君之難不陳善而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謂殘

賊其君者必傷義而不義曰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

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義曰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

曷為弗取而墨子曰公輸設臣請守之於是公輸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

公之使工聽之皆以曠師曠曰不請更鑄之平公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

鑄鐘使工聽之皆以曠師曠曰不請更鑄之平公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

曰後世有知音者將云六律陽竊大族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

為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竊大族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

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南呂

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下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南呂

律呂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下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南呂

子大簇其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四十九應鐘之數五十一黃鐘之數六十

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大簇為商姑洗為角角生應鐘不此正音故為和應鐘

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變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

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日故律十二律為六

十音因而六之六三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一歲之日故律十二律為六

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謂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

禮法也○注云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禮法也○注云詩大雅假樂之篇

天斥王也○注云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禮法也○注云詩大雅假樂之篇

達其意以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成其意以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須規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言舜

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

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

屬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所以亡也

矩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紱紂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

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至者也謂之至者以

其至矣朋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父子夫婦

兄弟凡欲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之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

二者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堯舜所以治民治民者為仁者為君者為臣者為民者為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舜是所以不尊敬其君者為仁者為君者為臣者為民者為

治民者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是所以不尊敬其君者為仁者為君者為臣者為民者為

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是所以不尊敬其君者為仁者為君者為臣者為民者為

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仁則身危國削不仁為二曰幽厲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仁與不仁為二曰幽厲雖孝子慈

出亦不能改此諡也屬王但止於流莒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待

國亡而孟不歸於人者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

雅蕩之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即在夏后之

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為明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

使周之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注堯舜而慎徽五典百揆於此

克明君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為君之道盡於此

矣是君道之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堯於堯蓋為臣道盡於此矣是臣道

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堯蓋為臣道盡於此矣是臣道

備也○注堯紂幽厲○正義案史記本紀云堯蓋為臣道盡於此矣是臣道

於有城之墟湯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為湯王為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

足以致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醞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于盟津伐紂紂

兵敗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

王於是為天子以天子為天子以天子為天子以天子為天子以天子為天子以天子為天子

相與畔屬死於王出於奔於靜即位是為晉地也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

也厲王終死於幽王欲其笑乃為燧火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而無

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燧火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號石父

遂殺幽王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紂二十九王舉烽火徵兵不至

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注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

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

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

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疏**孟子曰三代至強

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

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而得之

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得天下也仁故失之也以存心為政於天下所以廢

而不與有與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仁以仁失天下也公侯之國所以廢

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仁以仁失天下也公侯之國所以廢

宗廟士庶人不仁則不能安其四體惡死亡而樂不仁則不能安其四體惡死亡而樂

為天子者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體惡死亡而樂不仁則不能安其四體惡死亡而樂

守四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體惡死亡而樂不仁則不能安其

酒而以下強飲其酒耳亦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反其仁已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已敬已詩云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疏**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章言行不

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

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責之治人而人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

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

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德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大夫家不說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治天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

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疏孟子曰至本在身○正義曰此章言正則立本傾則蹠固在所敬慎而已。

則蹠也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言皆曰天下

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也公侯之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

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

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

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稱也云

從國為其或之也故國之也至於家則天子謂之國庶人未嘗不稱之矣又孟

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室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巨室

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思也賢卿

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疏孟子曰至溢乎四海○正義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君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

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

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

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眾不能當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

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

為國誰能違仁而。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道不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

無敵於天下也。疏。屈伏強天。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

須濯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大德役小德。言天有大賢

德樂為大德，小賢樂為大德。賢故小德之賢，服於大德。小賢遠近故有大賢，以其德

己者，有少故有大德。小德小賢，故小德之賢，服於大德。小賢遠近故有大賢，以其德

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小賢，故小德之賢，服於大德。小賢遠近故有大賢，以其德

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力，有大德小賢，故小德之賢，服於大德。小賢遠近故有大賢，以其德

無道則力勝。德勝賢，故小德小賢，故小德之賢，服於大德。小賢遠近故有大賢，以其德

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小，役於大。故當順而二，皆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故

國又不能受命。物也。涕出而女，於吳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曰：不能以令

事於吳，是時吳為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也。強者為之也。小國也。小國師大

也。其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取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政於天，教命於先

恥受命於大國。莫若師文王焉。如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教命於先

年必能為政。行於天，若師文王焉。如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教命於先

命侯于周服。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敏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大雅文王之

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敏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大雅文王之

子孫雖相附麗而不足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為君處服于周是命受上天之

禮而皆助祭於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能好仁則天下無敵者

也今孔子有曰無敵於天下而不可為衆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為無敵

誰能執熱而不以仁為之若持其熱物而不可為衆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為無敵

有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

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至為婚○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

者案史記云靈王十六年齊莊公弟杵臼立是為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謚

曰景地近荆蠻故注云蠻夷也注詩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

也言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

服中言衆之不如其德也九服案周禮九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注

云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鄭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以

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是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

亦猶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

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

善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

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

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之道故見毀

也國先自為可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以見上疏

孟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者

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者

孟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者

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歌詠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濯我纓者人之所貴也足則可以濯我纓

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貴也孔子曰水清則濯濁則濯

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事而人侮慢之家自為可毀讎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可活此詩之謂小雅已斂之篇文也注云戰戰恐淵戰戰恐懼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注疏卷七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離婁者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者作乃孔本韓本無者字

蓋以爲黃帝之時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之字孔本韓本作黃帝時人也

乃成方圓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圓作員

故以名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名作題

大簇 孔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作大簇誤

黃鍾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乃可爲後世之法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之字也

假樂之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假作嘉音義出嘉樂

未聞有過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續以其四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可得而審知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審知作知審

懼於密網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網作罔

兵甲不多 音義出甲兵云甲或作鉀案据音義則此經兵甲舊作甲兵

言天方勤汝無然沓沓 廖本汝作女閩監毛三本然作敢孔本韓本汝作女然作敢音義出動女

背先王之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背下有棄字

使君為敬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敬作勉之是也

是勉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勉之作為敬是也案為敬勉之四字十行本並在行末前後行互換因而致誤

故有恭敬賊三者之善 閩監毛三本善作義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

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觸義之所其 案其字監毛本並作具

主方欲艱難天下之民 案主當依監本作王毛本作五更謬

近在夏后之世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耳

亦鑒于殷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于作於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為規矩鑿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

也

正義案史記本紀云

義下脫曰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以為天子

閩監毛三本同案此四字衍文毛本加圍蓋意欲刊去此文是也

夏商周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商作殷

在仁與不仁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作也

喻惡亡而樂不仁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人所以

考文古本無此字

安莫若為仁惡而弗

孔本作勿

去患必在

考文古本作及韓本同

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諸侯不仁

不下脫為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而天下歸之

毛本而誤則

獨未至邪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獨作猶下同

猶未足邪

考文古本猶作獨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家謂卿大夫家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下家作也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文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沛然大治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

四海之內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向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 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

之流行以充四海也

令告鄰國 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本鄰誤大

而恥受命教 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命教誤倒

故百年乃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

小國美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美作差

執裸鬯之禮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鬯作暢音義出暢字案古鬯暢通用

喻其為國 上二字此本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而無敵於天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天下三字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

須濯明其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字不可違仁也足利本無也字

者案史記云案自此至下章疏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止十行本缺一頁而板心數不缺誤也閩本仍十行本之舊亦未補監本毛本

不不缺未詳據何本補足

以見上篇說同毛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以作已下有也字考文古本以作已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

深淵戰戰恐懼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栗也

孟子注疏卷七上校勘記